

冬至一过，天寒地冻，不过，再怎么寒冷，也挡不住人间的暖意。总有一些温馨的场面、一些温暖的瞬间、一些温情的时刻，穿越时光隧道，陪伴在我们身边——

寒冬暖意浓



乡村冬趣

晓根

12月中旬的这股寒潮天气，岂是一个冷字了得，不由得让人感叹，这才是冬天该有的样子啊！多少年没这么冷了。印象里，自己小时候的冬天也是这么冷，路边上老有化不开的冰碴子，屋外头张嘴必定冒着白气儿。
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晋源老家度过的。太原近郊乡村的冬天是寒冷而萧瑟的。呼啸的北风把冷硬的泥土路刮得干干净净。夜晚，干冷的北风又在电线杆上弹拨起高亢的曲调，呜呜作响。村外广袤的田野里，覆盖着极厚极绵的雪被。农闲了，忙活了春夏秋三季的人们总算有了个休闲的日子，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，与家人或来客快乐温暖地交谈着。这时不乏有调皮天真的孩子，偷偷地溜了出去，踏着积雪跑，伴随着北风叫……

我尤其喜欢一出家门就滚着雪球走。雪球越滚越大，大到直径一米多的时候，再滚一个小雪球安到上面，一个雪人就成形了。除了堆雪人，还有打雪仗。大家用雪堆成一个属于自己的“城墙”或掩体，并收集好自己的武器弹药，过一会儿，“战斗”就开始了。只见雪球在空中飞来飞去，每当雪球砸到“敌人”的时候，一团雪雾便飞溅开来。当你正为自己的胜利高兴得开怀大笑的时候，此时正有人悄悄地绕到你的身后，突然把冰冷的雪球塞进了你的脖子里面，一声尖叫，一群嬉闹，爽朗的笑声掺和在飞起的雪沫里，荡漾在冬日的朔风中……

天短了，农事少了，人也闲了。但鸟儿却闲不住。麻雀从树上飞下来，寻找着遗落在地上的五谷杂粮。刚从语文课上学了鲁迅的《少年闰土》，此时也派上了用场。我在院子的雪地上扫出一片空地，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箩筐，然后在箩筐下撒上些稻谷，藏在麻雀看不到的地方静静地等着麻雀的到来。饿极了的麻雀不知是圈套，纷纷从树上、屋檐上飞了下来。当我看它们进了箩筐时，将绑在棒上的绳子猛地一拽，麻雀就全罩在里面了。

除了逮麻雀，到村外的稻田里滑冰、打搬球儿（陀螺）更是我们乐此不疲的事儿。我们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滑冰、推冰车、打陀螺，啪啪地挥舞着鞭子，可劲儿地抽，可劲儿地打，陀螺越转越欢，欢到会在冰面上定住一动不动，久了，在冰面上能捻下一个小坑，稻田里洒满了孩子们的欢笑。

太原乡村的冬天，就是这样的纯真、温暖、动人、美丽，一到冬天看见晶莹的雪花飘洒，我就会想起它，想起那段贫穷却又纯净的成长岁月。

温暖的大火炕

陈顺成

自我出生起，就住在太钢职工宿舍的大排房里，一溜11户人家。简陋的大排房没有上下水道，没有卫生间，更没有暖气，冬天取暖全靠火炉和火炕取暖，大排房的火炕伴随着我几十年的寒冬腊月。

火炕是大排房的特色。上世纪50年代盖大排房时，施工方就给家家户户垒了一个大火炕。那火炕有两米多宽、三米多长，足可以睡下全家四五口人。那时的冬天很冷，大排房门窗也不严实，西北风从门缝里“嗖嗖”地钻进来，似刀子一样冻得人们直打哆嗦。虽然家里都生火炉做饭取暖，但火炉有时灭了或者闷住了，家里还是很冷的。如果烧上了火炕，天气再冷，只要偎在火炕上，先是热了屁股和腿脚，接着全身便暖融融的了。尤其是晚上睡觉，钻进早已煨热的被窝里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，一晚上睡得可舒服哩！

火炕能取暖，但也得会烧火炕。烧火炕时只要把木柴填进炕洞里点着火，不一会儿，火炕就热了。在我家，母亲负责烧火炕。她以前在农村就是靠烧火炕取暖过冬，所以烧火炕得心应手，烧的火炕既不冒烟，还十分暖和。

但有的人家不会烧火炕，烧不好柴，满家都是烟，呛得人受不了。因此，有的人家就放弃了火炕取暖，火炕变成了冷炕；还有的人家干脆拆了火炕，摆下床，冬天全靠火炉取暖。

烧火炕须经常清理烟囱，若不及时清理，烟囱不通畅，不仅火炕热不了，还往外跑烟。我记得隔几年父亲就要爬上屋顶，用一根长木杆清理烟囱。有时我站在宿舍的马路上，观看大排房顶上的一溜烟囱冒着袅袅青烟，一缕一缕地融入城市的蓝天之中。当然，烧火取暖并不利于环境保护，但当时也是无奈之举，那时的城市没有集中供热，楼房是

烧锅炉取暖的，锅炉的烟筒高高地矗立在城市之中，也冒着浓浓的青烟，在蓝天中升腾。

火炕炕面是用宽大的土胚垒下的，上面抹一层水泥平展展的。但火炕用久了也会产生塌陷、裂缝等问题，所以要经常维护。维护火炕是父亲的事，火炕裂缝了，父亲就用水泥填实抹平。有一年，我调皮地在火炕上又蹦又跳，竟把火炕踩塌了一块。母亲责怪我在炕上蹦跳。父亲则说，没甚，我马上修补。父亲忙活了一阵，就把塌陷的地方修补好了。从此，我再也不敢在火炕上蹦跳了。

1997年，我家居住的太钢大排房终于拆掉了，两年后我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里。但我依然怀念那简朴而又温暖的大排房火炕，因为它保留着岁月的温度。

妈妈给我送干粮

梁建军

1963年，我在桥东街小学上了小学一年级，学校离家不太远，大概有六七分钟的路程。寒冬来了，上学起床也成了一件发愁的事情。

那时的冬天格外寒冷，每天清晨，窗户上的玻璃结满了冰凌花，白茫茫一片，冻得严严实实的。家里门后放着个大水缸，能放三四担水。早晨的水缸上会结一层冰，用缸上挂着的铜瓢敲开个口子才能舀水做饭。

天还漆黑，我们还在梦乡，妈妈就起床做饭。其实，那时也没有床，是一个大炕，一家五六口人都睡在一间房子的大土炕上。妈妈起床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把火捅开。火也是用砖垒的方形灶台，用时烧煤球或炭，晚上不用

火时，铲一块煤泥把火封上，中间捅个眼，火就着到了第二天。捅开后煤泥已经干透，火很快就烧了起来，正好做饭。遇上哪天火没封好，早晨灭了，全家就遭了殃，要重生火炉子。浓烟弥漫整个家里，即使我们还在被窝里，也得打开门帘跑烟。

妈妈捅开火后，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把我的棉袄棉裤铺在火台上，让那寒冷的棉衣有些温度。饭做好了，妈妈就叫我起床，身上穿个二股筋背心，直接穿棉袄、棉裤。虽然在火炉上烤了一阵，其实，砖导热慢，并没增加多少温度，小胳膊小腿还是感到冰凉彻骨，妈妈连哄带拉，尽管我很不情愿，还是三下两下把我塞在棉衣里。

吃了早饭，洗把脸，背着妈妈缝的布书包就上学去了，外面天依然漆黑，妈妈把我送出院门口。到了街上，橘黄的路灯光亮使周边不再那样黑，有了稀稀拉拉的行人，越往校门口走，上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，胆子也大了，有时还碰上了同学，就结伴而行。

那时可能是活动量大的缘故，我每到中午放学时就饥饿难耐。妈妈知道后，就给我课间加一餐。每当我做完课间操，妈妈就在校门外等着我。妈妈看到我过来，就从怀里掏出一个饼子，隔着铁栅栏递给我。饼子是妈妈自己打的，热乎乎的。我总是一拿到还带着妈妈体温的饼子，就三口两口吃下去，怕老师看见批评。

菜窖里藏着的时光

徐晓霞

乡下的冬日，少不了往菜窖里储存瓜果、蔬菜。“冬藏”，不仅藏住了时令的瓜果，也藏住了儿时的纯真和满满的回忆，每当提及这个词汇，那遥远的记忆便如潮水般涌来，便觉冬不再冷，反而充满了温情和乐趣。

每年入冬时节，姥姥便开始忙碌起来，将秋收回的土豆仔细挑选，有刀痕的或被虫蛀的留下现吃，品相好一些的便装入纸箱或编织袋中，存于菜窖。那时的我，很乐意帮着大人完成菜窖里的活计，每次都能身手麻利地跃下，等着姥姥用绳子将一袋袋土豆吊下来，我再将袋子一点点挪到菜窖的两个小窑里。白菜的储存则需要三个人配合才能更快捷，这时往往由小姨两脚蹬在菜窖周壁的小窝里，

承担中间传递的作用，将姥姥递下的白菜接过来，再交与菜窖下面的我，由我将这些菜整齐地码放在两个小窑里。

冬日的菜窖像极了一个宝藏，不仅装满了丰收的果实，也装满了孩子们整个冬天的惦记。即便是几个土豆，拿几个上来，放入炉火中，小火烤熟，蘸点盐巴，也是那个季节里不可多得的美味。瓜果则需待到过年过节才舍得拿出来解馋。钻出钻入菜窖也成为我儿时的一大乐趣，只要听到姥姥的命令，我会飞快地钻入“地下”拿出姥姥所需的食材，每每这时，我便期盼着一顿美味佳肴。

菜窖除了储藏食物，还成为我疗愈自己的地方。记得有一天我偷吃瓷

罐里的果干，一不小心将瓷罐摔在地面上，我担心姥姥责罚，便躲到菜窖里不敢出来。我背靠着墙，耳朵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。直到上面传来姥姥的叫骂声：“看你还敢乱跳？小心我打坏你，以后敢不敢了？”小狗阿黄委屈地呜呜两声，跑远了。我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整理了一下情绪，趁着夜色悄悄钻了出来。回到家，姥姥看见我浑身沾满泥土，赶忙拿起笤帚一边为我扫一边唠叨着：“咋这么晚才回家？天黑得早了，以后早点回来，要不姥姥会担心的，赶紧吃饭吧。”我点点头，端起自己的碗，那顿饭吃得格外香。

时隔多年，想起那些有关菜窖的往事依然感觉美好有趣。每每想起，心中便会涌上一股暖流。

